

母亲买挂历

杨建明

这些年来,每到岁末年初,年迈的老母亲总会上文具店,买回一本硕大的长方形挂历,郑重其事且整整齐齐地挂在客厅的墙上。

有时,我不禁问她:“现在家里客厅墙壁上挂着大大的电子钟,上面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都有显示,而且一目了然,干吗还要买这老黄历?”母亲听罢总会报之一笑:“用起来便当呗。”后来的一日,“回家看看”的我,偶然间翻看挂在墙上的那本挂历,才知晓了其中的秘密。每个月里面有几个日子是用蓝色记号笔注明的,仔仔细细一瞧,原来是我们子女和孙辈们的生日。母亲买回挂历的那天,就在某月某日上面注明而且且是醒目。难怪,每年只要轮到哪个孩子的生日,父亲和母亲一早就会同坐在座机旁,拨打电话道声吉祥且温馨的祝福语,就连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子女,也都会在生日那天接到来自老父亲老母亲的电话祝福。有时我们小辈忘记了生日,两位老人的祝福电话却一大早就打来了,还要我们小辈一定回他们家聚一聚,吃一碗长寿面,算是庆祝庆祝。否则的话,他们就不高兴。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父母的家,美滋滋地吃着香喷喷的长寿面,老父亲老母亲则在一旁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,不约而同地说道:“慢点儿吃,慢点儿吃,面条好吃吗?大排味道合不合口味?”



似水流年,光阴似箭,父母亲转眼间已逾耄耋之年了,但还是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小辈祝福生日,下大排长寿面。然而,我们感觉到,他们所烧的大排口味渐渐地不如以前了,不是咸了就是淡了,而且也难嚼了,面条也不柔软了。吃面条时,他们总会急切地问这个儿子问那个孙女:味道怎么样?小辈们敷衍着回答:蛮好,蛮好,始终不会实话实说。我们明白,两位老人那份给我们小辈下的生日大排长寿面,乃是他们的一种满满的诚挚心意和无尽的爱意。

近日,母亲对我这个大儿子坦陈,也许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大好使的缘故,感觉到自己平日多多忘事,丢三落四的事情时有发生,所以,每年到时都会购买一本挂历,一是怕忘记子孙后代的生日,二是以过生日的名义把大家聚起来,是让这个大家庭不减人气。今年,当然也一样。我听后,鼻子酸酸的。

家,是聚集和温暖人心之地。然而,我们陪伴老父亲老母亲的时间不是怎么多。小辈过生日要回这个家,原来是两位老人特地搭建起的平台。尽管我们的居住地分散,两位老人总会传递着那份莫大的温暖。

父母亲家里墙上依然挂着本挂历。不论哪个小辈过生日,父母亲仍然会打电话予以祝福。我们也都按时回到父母亲的家,围坐在父母亲身旁,唠唠叨叨,说说笑笑,其乐融融。这一场面已成为了我们小辈一种温馨的期盼。父母在,家才在,人生还有归途。

靖远街 58 号,最靠近昭通小区的地方,是黄浦区信访办的接待场所。我就在这里上班。

1 月 21 日的清晨,地铁上,我在工作群里转发了一条公告:仁济医院因疫情防控需要关闭门诊。办里老同志多,大家多在仁济医院看病配药。关了手机,我一边闭目养神,一边想着接待的工作。

刷卡进入机关大院,和几个吃早饭的熟人打招呼。一切都十分平静。吃好饭到了接待大厅,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。科长已在部署保安紧急训话:“疫情出现了,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,做好防疫!做好接待!”

新冠确诊病人就在马路隔壁的百米之遥!今天是周四领导接待日,来访的群众很多,他们可能还在懵懵中。

口罩。一次性手套。负责测温的保安戴上了护目镜。就在大家紧张的准备之中,开门接待的时间到了。

一米线排队。群众依次进入接待大厅,测温,酒精洗手消毒,登记详细信息。

水葫芦,曾经“臭名昭著”。但那并不是水葫芦的错,而是人们没有将水葫芦放对地方。我就曾看到,它那样美地绽放。

还得说说那个年代。作为家中长子、父亲又调到外地工作了,毕业分配一如所料——某著名单位合格的名单中有我。但没几天,改去农场了。

到了农场,我被分配到了新建的畜牧连。那时提倡养猪用绿色饲料,于是除了种苜蓿,还引种了水生植物。连队地处临海的盐碱地,水咸涩不

甜,结果,播下那么多苜蓿籽没有一粒发芽的,而那一小丛水生植物却延沟蔓渠地展开了——它们的随遇而安如此平和。一时间,岸边是水花生,河面漂浮着嫩绿的水浮莲和墨绿的水葫芦,一片勃勃生机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葫芦。它原本也是默默无闻,直到一天,晨曦初露,我突然发现水葫芦丛中俏皮地钻出星星点点的浅紫——它似乎追寻着阳光而生发,杲杲出日,浓绿的小河上便到处镶嵌着兰紫色的花朵,继而整条小河竟成为一张厚实的浅紫花毯,淡淡的馨香或有或无地沁人心扉——在那个刻意隐藏甚至诋毁情调美的日子里,它像在故意放肆地展示自己的浪漫。这一幕给我的震撼远胜今天薰衣草花海预设的美,那一刻,我真想扑进这花毯。

回城后,尤其退休了,我有时会想起往事,便寻觅着它的身影。公园池塘的水草丛中、花鸟市场,甚至漫步在滨江大道偶尔看到江边漂浮着一棵,也会有种想下水打捞的冲动。感谢万能的网购平台,居然发现了它的影子,我买了回来,安置在阳台一角的鱼缸里——没有任何奢望,只是聊以寄托一丝情思而已,因为,回城后我从未见过绽放的水葫芦。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,一天清晨,我居然在闪闪发光的翠绿羽形叶片丛中发现了——一枝笔尖般的紫色花苞,再细看,还有不少花蕾在绿色的子叶的包裹中伸出。没几分钟,柔和的阳光用一层浅浅的金辉笼罩的紫莹莹的花儿绽放了,花瓣和嫩绿的花梗上布满了细细柔和的绒毛。秋阳渐浓,展开的花瓣上可见由浅而深的紫色渐渐地向中心凝结,突然,中心那最浓烈的青蓝处被不经意染上一点艳丽的黄斑,像孔雀尾端的花翎,更像一只只灵动的眼睛,异常亮丽。

尤为奇特且颇具仪式感的,是它的花影,很有几分寓言色彩。阳光退了,它似闭眼般地慢慢收拢着花瓣,花梗屈下渐成发卡弯,把零落的花埋入水中,将翌日的阳光与展示舞台让给新的即将绽放的后辈。而凋而不落的那一头,你千万

一个户籍地在昭通路上的身份证递过来。我头忽然一炸,浑身有点发热,“阿婆,依住在昭通路?”“不是的,阿拉户口在这里,住么住在浦东。”好一个虚惊一场。

这一个上午,区信访办接待了 86 个来访群众。大家都汗湿了内衣。

经历了上午的阵仗,办领导特地来看望接待人员。他说,“有去年的抗疫经验,有接访干部精心防控,黄浦信访,扛得住压力,拿得出成绩。”大家都为领导的话鼓掌,也为自己鼓劲。

大门口马路上,“大白”们的身影一直在忙碌。第二天,科里老王没按时来上班,他也穿上防护服成了“大白”。这是他第三次走上抗疫前线。

靖远街逐渐恢复了往常的样子,大巴车不再停驻。我和同事们或坐或站在大厅里,接待来自各个角落的群众。空闲的时候,我会和挂职的小年轻说说去年初在宝兴里支援抗疫的故事。大家一边工作,一边期待着抗疫今早取得胜利。

水葫芦

梁勇

不要以为生命的终结,它深深扎入水中,又孕育出新的一枝一脉——演绎着一场鞠躬尽瘁,荣辱不惊的谢幕。

感叹过千年不死的胡杨的壮美,吟诵过残荷秋叶的凋零美,但未曾想水葫芦的凋谢会那样触动人的灵魂。水葫芦,花开神似忠贞的孔雀求偶时的开屏,所以它的花语为此情不渝——对我而言,人生任凭漂泊,对美的追求和展示当矢志不渝。农场生活与劳动的艰苦远非今天的青年所能想象,在最艰苦的日子里,我没有一刻停止对美的追求。我会用绘画排解,大胆的画,画出风险和惊涛。可是,没人知道,此情只在追求美。真的,一直到后来,我的画被很多专业机构收藏,而我依旧还只是画着玩玩。

树移死,人移活,人生多半在漂泊。家养水葫芦,仿佛在审视我的人生旅途与心境。看——阳台上的水中花,开得愈发茂盛了。

那场大雨夹带着乱风还是如约来了,急促地拍打着屋外窗沿,扑簌扑簌的声音不无生怅,阴沉的光线从窗扉格缝齐蓄地射进房间,房间被风雨包围着,里面的人听着雨声,心凉凉的,呼吸麻麻的。一些凉意的忧伤,一些不舍的情愫,弥漫在空气中。继续着在风雨声中,不经意间拧开播放器,电台里应景地飘荡出那句歌词,“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”,思绪悠悠地记起当年写词的人和唱歌的人,想必当时都也正在思念着吧。

那场大雨,如注而来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使人有了思念。一个人的性灵若产生了思念,就好比一棵平常的松树变成了圣诞树,不只挂满了感动的礼物,还从心底有了感激的光芒。这是麻麻的思念,是接受到的喜悦,也是冰凉的心痛。在这个风雨的世界里,虽然思念惊天动地地来临,但心境却瞬间安然下来。闭上眼睛,让时间停止在大雨滂沱的窗外,思念的人或事,似繁花茂叶已遍布心房,悄悄地抚摸那些淡雅的花儿,那默默的绿叶,静静地等待凋谢,然后,深深地呼吸,拥抱着这锦绣似故来的思念。

思念在那场大雨下。雨声越来越动



陈建兴

儿时的寒假生活,只有二十几天,可事情还真不少。老师要我们开展“学雷锋、见行动”活动,家长要我们做家务,我们自己还要做寒假作业。

那时,我已经是一个 14 岁的中学生了。春节前家里一些票证供应的商品,不少是我去买回来的。我拎着篮子,拿着副食品卡穿梭在菜市场,从肉摊、鱼摊、豆制品摊、禽蛋摊到蔬菜摊,买肉买鱼买豆制品买蔬菜买冰蛋……还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买糯米、年糕、赤豆,去南货店买金针菇、木耳、红枣、黑枣、粉丝、瓜子,挑着两只破铅桶带着煤球卡去对门的煤球店买计划供应的煤球……弄堂里的孩子都为这些事忙碌着,我们戏称是奔波在“黑”(煤球)“白”(大米)“绿”(蔬菜)战线上的“小大人”。虽然跑东跑西蛮累的,但还是蛮开心的,因为过年了,可以穿新衣,有压岁钱,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鸡鸭鱼肉。

过年前家里炒花生、摊蛋饺、磨水磨粉也是我的本分家务,我是很乐意做这些事情的,炒花生边炒边吃。摊蛋饺时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先摊几张蛋皮子解解馋。卖废品,我一马当先,因为回来的路上我可以“揩油”,把一两毛钱塞在袜子里,蒙混过关。

过年,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要腌制一些咸鸡、咸鸭、咸鹅、咸鱼、咸猪头之类的腌制品。我家每年必腌一两只咸猪头,这是父亲喝酒的最爱,他将猪耳朵切成一丝丝的,拌点香莱、麻油,老酒抿抿,看上去惬意得不得了。晒猪头是我的活,早上,我要用丫叉头将它叉到晒衣架上去;傍晚,太阳落山了,又要回家吊到阁楼的房梁上。猪头的两只眼睛天天瞪着我,有点吓丝丝的,我就用橡皮膏将猪眼封掉了,宽心点。又过了几天,猪鼻头在滴盐水,我觉得有点腻心,就用旧报纸捏成团塞进了两只鼻孔。邻居丁家奶奶见我这样“瞎污搞”,就朝着我说:“咸猪头的大嘴巴依不帮伊戴只口罩啊?”我知道丁家奶奶拿我“寻开心”,闷声不响,却趁她去老虎灶泡开水之机,拿起她家一块揩布朝着她家晒着的咸猪头扔去,不偏不倚,正好挂在猪鼻子上。丁家奶奶回家见状,“小赤佬,又做坏事了”,边骂边将揩布叉了下来。

班主任杨老师时不时来我家,看到我我便问,“奈弄堂里学雷锋活动搞过了吗?”我摇摇头。杨老师叹了口气,把我叫到跟前,“不要光忙着买汰烧,寒假里学雷锋是头等大事哦。”“我看到大家做家务忙煞特了,不好意思喊人家出来义务劳动。”我对杨老师嘀咕着。杨老师摇摇头,走了。我以为事情结束了,可小年夜的前几天杨老师又来找我了,我只好保证三天内完成任务。

“做点啥事体呢?”我把邻家几个同班同学叫在一起商量。有人说去帮帮属挑水、倒垃圾、打扫卫生;有人说,去红绿灯下搀老爷爷、老奶奶过马路;也有人说,阿三头的爸爸在南货店包粉丝人手不够,要不要去帮帮忙。说干就干,几个女同学带着报纸去长宁路 476 弄口的南货店去包粉丝了;男同学则穿好球鞋、戴好袖套,跟着“大扁头”去他妈妈管的一个倒粪站。这个倒粪站在长宁支路一条大弄堂里,臭烘烘的,我皱着眉,捂着嘴站在门口,眼睛是朝上翻的。同学见我这副样子,问我是来看天花板的还是来学雷锋的,我不好意思起来,看到不远处有位老奶奶拎着沉甸甸的马桶吃力地走过来,连忙奔上前去,接过马桶帮她倒掉。这一幕正好被在菜场买菜的母亲看到了,“依有空啊,帮人家倒马桶,死回去拣菜。”看着四周的同学,我脸涨得通红,脚却未离开一步。

思念在那场大雨下

汪洁

法相见和经历时,就不光是思念这么简单,简直就成了怀念。“相思似海深,旧事如天远。”没有真正体会过怀念的人,无法知道其中五味杂陈的味道。轻描淡写的一句思念,就好像路边渺小的杂草,虽绿了一片,风吹过,踩过了也就忘了,总会心安理得地抛于脑后;而怀念是成倍的思念,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,好似大雨后的潮湿,深入骨髓而欲罢不能;好似狂风灌入心灵的猛烈,纠紧而跌宕起伏。

风雨中的思念,是思心的徘徊和呼唤,冷静而温暖。有行云的情节,流水的风景,美得像一出戏,一幅画。风雨停了,思念来过了又走了,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,留下了藏在心底的怀念。那些被怀念的人或事,也一定曾有过思念吧!

儿时的寒假生活,只有二十几天,可事情还真不少。老师要我们开展“学雷锋、见行动”活动,家长要我们做家务,我们自己还要做寒假作业。

那时,我已经是一个 14 岁的中学生了。春节前家里一些票证供应的商品,不少是我去买回来的。我拎着篮子,拿着副食品卡穿梭在菜市场,从肉摊、鱼摊、豆制品摊、禽蛋摊到蔬菜摊,买肉买鱼买豆制品买蔬菜买冰蛋……还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买糯米、年糕、赤豆,去南货店买金针菇、木耳、红枣、黑枣、粉丝、瓜子,挑着两只破铅桶带着煤球卡去对门的煤球店买计划供应的煤球……弄堂里的孩子都为这些事忙碌着,我们戏称是奔波在“黑”(煤球)“白”(大米)“绿”(蔬菜)战线上的“小大人”。虽然跑东跑西蛮累的,但还是蛮开心的,因为过年了,可以穿新衣,有压岁钱,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鸡鸭鱼肉。

过年前家里炒花生、摊蛋饺、磨水磨粉也是我的本分家务,我是很乐意做这些事情的,炒花生边炒边吃。摊蛋饺时,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先摊几张蛋皮子解解馋。卖废品,我一马当先,因为回来的路上我可以“揩油”,把一两毛钱塞在袜子里,蒙混过关。

过年,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要腌制一些咸鸡、咸鸭、咸鹅、咸鱼、咸猪头之类的腌制品。我家每年必腌一两只咸猪头,这是父亲喝酒的最爱,他将猪耳朵切成一丝丝的,拌点香莱、麻油,老酒抿抿,看上去惬意得不得了。晒猪头是我的活,早上,我要用丫叉头将它叉到晒衣架上去;傍晚,太阳落山了,又要回家吊到阁楼的房梁上。猪头的两只眼睛天天瞪着我,有点吓丝丝的,我就用橡皮膏将猪眼封掉了,宽心点。又过了几天,猪鼻头在滴盐水,我觉得有点腻心,就用旧报纸捏成团塞进了两只鼻孔。邻居丁家奶奶见我这样“瞎污搞”,就朝着我说:“咸猪头的大嘴巴依不帮伊戴只口罩啊?”我知道丁家奶奶拿我“寻开心”,闷声不响,却趁她去老虎灶泡开水之机,拿起她家一块揩布朝着她家晒着的咸猪头扔去,不偏不倚,正好挂在猪鼻子上。丁家奶奶回家见状,“小赤佬,又做坏事了”,边骂边将揩布叉了下来。

班主任杨老师时不时来我家,看到我我便问,“奈弄堂里学雷锋活动搞过了吗?”我摇摇头。杨老师叹了口气,把我叫到跟前,“不要光忙着买汰烧,寒假里学雷锋是头等大事哦。”“我看到大家做家务忙煞特了,不好意思喊人家出来义务劳动。”我对杨老师嘀咕着。杨老师摇摇头,走了。我以为事情结束了,可小年夜的前几天杨老师又来找我了,我只好保证三天内完成任务。

“做点啥事体呢?”我把邻家几个同班同学叫在一起商量。有人说去帮帮属挑水、倒垃圾、打扫卫生;有人说,去红绿灯下搀老爷爷、老奶奶过马路;也有人说,阿三头的爸爸在南货店包粉丝人手不够,要不要去帮帮忙。说干就干,几个女同学带着报纸去长宁路 476 弄口的南货店去包粉丝了;男同学则穿好球鞋、戴好袖套,跟着“大扁头”去他妈妈管的一个倒粪站。这个倒粪站在长宁支路一条大弄堂里,臭烘烘的,我皱着眉,捂着嘴站在门口,眼睛是朝上翻的。同学见我这副样子,问我是来看天花板的还是来学雷锋的,我不好意思起来,看到不远处有位老奶奶拎着沉甸甸的马桶吃力地走过来,连忙奔上前去,接过马桶帮她倒掉。这一幕正好被在菜场买菜的母亲看到了,“依有空啊,帮人家倒马桶,死回去拣菜。”看着四周的同学,我脸涨得通红,脚却未离开一步。

思念在那场大雨下

汪洁

法相见和经历时,就不光是思念这么简单,简直就成了怀念。“相思似海深,旧事如天远。”没有真正体会过怀念的人,无法知道其中五味杂陈的味道。轻描淡写的一句思念,就好像路边渺小的杂草,虽绿了一片,风吹过,踩过了也就忘了,总会心安理得地抛于脑后;而怀念是成倍的思念,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,好似大雨后的潮湿,深入骨髓而欲罢不能;好似狂风灌入心灵的猛烈,纠紧而跌宕起伏。

风雨中的思念,是思心的徘徊和呼唤,冷静而温暖。有行云的情节,流水的风景,美得像一出戏,一幅画。风雨停了,思念来过了又走了,“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,留下了藏在心底的怀念。那些被怀念的人或事,也一定曾有过思念吧!

思念在那场大雨下。雨声越来越动



有的感动,会记住一辈子。这里是紧靠藏东南的川西得荣县海拔 3100 米的牧区。你赶你的羊,我们摄你和羊;我曾向你微笑致意,你甚至没理会我们四位摄影人的存在。高海拔藏区的黑山羊,啃食岩窝里陡坡上的草,长壮在地角溪边。

自然状态下的人和动物是我们的“摄影”,虽然不见得会拍出好片子,但,真实会打虚假的耳光。羊前羊后都拍了个小小的满足,为略表谢意,我想给这位牧羊人送点什么。

对,车上有香蕉。我递上一根香蕉,她接了,没有轻声的“谢谢”,也没有变化的表情。高原旷野紫外线的过量接收,多见这样黧

黑粗砺的藏胞面容,很难判断她是 30 岁还是 40 岁甚至 45 岁,且叫她藏嫂吧。我忽地冒出了一个问号:她会放进肩褂布袋里,带回家给孩子?只见这位藏嫂默默接过香蕉,快走几步,插进前面的群羊中,左手扳一只大黑羊的角,要它转过头来,将右手里的大香蕉塞进了它的嘴里。惊愕中的我们,看清了,这是一头隆起滚圆肚子的孕羊!真懊悔当时呆呆的,未抓拍到此情此景,等反应过来,我双眼已潮,举起了相机,补拍了这位藏嫂的背影和她的“子民”们!——这是 2015 年的事了。从新闻里,我看到,得荣县已经摘掉了“贫困县”的帽子。

七夕会

王佐融

里。惊愕中的我们,看清了,这是一头隆起滚圆肚子的孕羊!真懊悔当时呆呆的,未抓拍到此情此景,等反应过来,我双眼已潮,举起了相机,补拍了这位藏嫂的背影和她的“子民”们!——这是 2015 年的事了。从新闻里,我看到,得荣县已经摘掉了“贫困县”的帽子。

里。惊愕中的我们,看清了,这是一头隆起滚圆肚子的孕羊!真懊悔当时呆呆的,未抓拍到此情此景,等反应过来,我双眼已潮,举起了相机,补拍了这位藏嫂的背影和她的“子民”们!——这是 2015 年的事了。从新闻里,我看到,得荣县已经摘掉了“贫困县”的帽子。

里。惊愕中的我们,看清了,这是一头隆起滚圆肚子的孕羊!真懊悔当时呆呆的,未抓拍到此情此景,等反应过来,我双眼已潮,举起了相机,补拍了这位藏嫂的背影和她的“子民”们!——这是 2015 年的事了。从新闻里,我看到,得荣县已经摘掉了“贫困县”的帽子。